舊五代史考異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三　　餘姚邵晉涵纂修

晉書第一

高祖紀一

本衛大夫碏漢丞相奮之後　案歐陽史作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

皇考諱紹雍　案原本作詔雍今從五代會要改正

號三討軍　案歐陽史作左射軍

令欲發表稱疾以俟其意諸公以為何如　案玉堂閒話云晉祖在并部嘗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須臾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

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鑾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群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蓋晉祖懷不軌之心久矣故托夢以惑衆也

契丹遣人復書諾之約以中秋赴義　案遼史大宗紀云七月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其主所討遣趙瑩求救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八月庚午自將以援敬瑭

九月辛丑契丹主率衆自鴈門而南　案遼史九月

丁酉入鴈門戊戌次沂州己亥次太原

帝出北門見契丹主　案遼史敬瑭率官屬來見帝執手撫慰之契丹國志云敬瑭見契丹帝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大戰而勝何也帝曰始我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不可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是以長驅而深入我氣方銳乘此擊之是以勝之敬瑭歎服

竟不能相通　案遼史初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援兵之路趙延壽等皆逗遛不進

乃命築壇于晉陽城南　案通鑑作築壇于柳林遼

史亦作設壇晋陽

冊立為大晋皇帝 ．案遼史太宗紀十一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為晋王十一月丁酉冊敬瑭為大晋皇帝薛史及通鑑歐陽史俱不載先封晋王事

帝鼓吹導從而歸 案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契丹立晋在閏月丁卯歐陽史及通鑑並從薛史作十一月丁酉

四字去中之兩畫 案原本作中去之兩畫今從冊府元龜改正

吾已兆于夢皆上帝命我非我意也 案契丹國志

引紀異錄云契丹主德光常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軿甚盛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銷錄有異人十二隨其後內一黑兔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母忽之不以為異後復夢即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儼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既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乃召巫筮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為助爾須去未浹旬唐石敬瑭反于河東為後唐張敬達所敗亟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為援契丹主曰我非為

石郎興師乃奉天帝敕使也

晉書第二

高祖紀二

帝遣心腹何福　案原本闕帝遣心腹四字今從冊府元龜增入

甲戌車駕至昭義　案歐陽史及通鑑並從薛史作甲戌至潞州遼史作辛未與薛史異

己卯至河陽北　案薛史唐紀作庚辰晉帝至河陽遼史又作辛巳並與此紀異通鑑作己卯與此紀同

乙卯日有蝕之　案五代春秋作正月乙卯朔日食据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蜀人亦以乙卯為朔蓋晋人避正朝日食故改甲寅朔耳

定州奏契丹改幽州為南京　案歐陽史作燕京通鑑遼史契丹國志並作南京

安州上言節度使盧文進殺行軍副使率部下親兵過淮　案盧文進棄鎮奔吳通鑑作元年十二月五代春秋歐陽史作二年正月與薛史同

宜于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封公世襲　案五代會要載原敕云其唐朝宗屬中舊在朝及諸道為官者

各據資歷考限滿日從品秩序遷已有出身任令

參選

准唐明宗朝事例處分從之　案五代會要載其年

四月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月朔望入閤禮畢賜

廊下食在京時祇于廟堂幕次兩廊下令在行朝

于正衙門外權為幕次房廊隘狹伏恐五月一日

朝會禮畢准例賜食于幕次難為排比伏見唐明

宗時兩省官于文明殿前廊下賜食令未審入閤

日權于正衙門內兩廊下排比賜食為復別有處

分敕宜依唐明宗時舊規廊下賜食

取令月二十六日巡幸汴州云　案通鑑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洞庭廟進封靈濟公　案洞庭廟不載舊封疑有脫文歟五代會要十國春秋並與薛史同

磊石廟舊封昭靈侯進封威顯公　案五代會要作廣利威顯公

其喪葬儀注不得過制 案改葬梁末帝因妻繼英之請也事未及行而繼英誅死至九月甲寅始命安崇院改葬詳見通鑑

宰臣趙瑩自契丹使回 案薛史不載趙瑩出使之月日五代春秋作三月趙瑩使契丹歐陽史作四月

往屯汜水關備從賓之亂也 案通鑑七月張從賓攻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為河陽節度使　案宋史侯益傳晉祖名益謂曰宗社危若綴旒卿能為朕死耶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為西面行營副都部署据薛史高行周為都部署杜重威為副部署不言侯益為副都部署與宋史異

馬萬充魏府行營馬軍都指揮使　案原本脫馬軍都三字今從通鑑增入

杜重威等奏收下汜水關破賊千人張從賓及其殘黨奔投入河　案宋史侯益傳益率禁兵數千人次虎牢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陣益親鼓士乘

之大敗其衆擊殺殆盡汜水為之不流從賓乘馬入河溺死据薛史祇言破賊千人與宋史異

安州軍亂指揮使王暉害節度使周瓌于理所　案王暉害周瓌五代春秋通鑑俱不書日歐陽史作丙子薛史作甲戌諸史所載俱異

晉書第三

高祖紀三

前興元節度使張筠卒于西京輟視朝一日　案五代會要太常禮院申准故事前節度使無例輟朝勑宜特輟一日朝參

宜依唐禮施行　梁太原縣有史匡翰碑立于天福
八年匡翰建瑭之子也碑于瑭字空文以避諱兩
建瑭父敬思仍書敬字蓋當時避諱之體如此
製皇帝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梁五
代會要天福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准勅製皇帝
受命寶令按唐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所刻之
璽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勅宜
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刻之
給事中盧重為契丹皇太后冊禮使　梁歐陽史八
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為契丹冊禮使通鑑

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為契丹主冊禮使据薛史則為太后冊禮使者乃盧重非馮道也

掾所薦臧否定舉主黜陟　案宋史竇貞固傳載此疏略云為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令各司議定一人有何能識堪何職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果謂當才所奏之官望加獎賞如乖其舉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黜罰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敢陳狂

猾

壬子延光領部下士素服于本府門俟命有詔釋罪

案歐陽史作九月己酉赦范延光蓋併書于奉表

請罪之日也

王英　案歐陽史作王殷

商暉等　案歐陽史作殷暉

契丹使人往洛京取趙氏公主　案宋史趙贊傳

德鈞父子降晉契丹盡錮之北去贊獨與母公主

留西洛天福三年晉祖命贊奉母歸薊門

趙延壽遣使進馬謝罪放燕國長公主歸幽州　案

通鑑不載趙延壽進馬之事胡三省云延壽妻唐明宗女也延壽在北用事故來取之

契丹命使以寶冊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案歐陽史作契丹使中書令韓頻來奉冊

以右金吾大將軍馬從斌為契丹國信使考功郎中劉知新副之　案馬從斌使契丹以報其加尊號也考通鑑則始以命王權權辭以老疾乃改命從斌耳歐陽史止書從斌不載劉知新五代春秋作十月馮道使于契丹

皆罷樞密使　案以上疑有闕文据通鑑考異引晉

高祖實錄桑維翰與李崧並罷樞密使

詔許天下私鑄錢以天福元寳為文　案洪遵泉志引宋白續通典云天福三年十一月詔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寳為文左環讀之委鹽鐵使鑄様頒下諸道酌量輕重鑄造　案泉志云天福元寳錢徑七分重二銖四　銅質薄小字文昏昧蓋以私鑄不精也

晉書第四

高祖紀四

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為樞密副使　案原本作樞

密使攷下文亦作樞密副使今從歐陽史及宋史張從恩傳改正

自契丹使迴　案馮道出使之期當從五代春秋作三年九月至四年二月始得歸也

以版詔徵華山隱者前右拾遺鄭雲叟　案歐陽史作左拾遺攷薛史前後俱作右拾遺今仍其舊

詔廢長春宮使額　案五代會要載原勅云同州長春宮使額宜停沿宮職務委州司制置

以潞州節度使侯益為徐州節度使　案宋史侯益傳天福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還武寧軍節度

同平章事薛史不載同平章事五代會要所載天
福中使相有侯益與宋史同
令後私鑄錢下禁依舊法　案歐陽史七月丙辰復
禁鑄錢薛史作七月戊申
李自倫義居七世准勅旌表門閭　案歐陽史作六
世又旌表門閭歐陽史作正月與薛史作閏七月
異
先有鄧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　案王仲昭歐陽
史作登州人
契丹使訥默庫來聘　案遼史會同二年正月戊申

晉遣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考功郎中劉知新來貢珍幣丙辰晉遣使謝免沿邊四州錢幣七月戊中晉遣使進犀帶閏月乙酉遣使賜晉良馬八月乙丑晉遣使貢歲幣奏輸戊亥二歲金幣于燕京

封唐許王李從益為郇國公　案五代會要九月初周受龍圖立夏殷之祀唐膺鳳歷開鄭介之封乃睠前朝載稽舊典宜封土宇俾奉宗祧宜以郇國三千户封唐許王李從益為郇國公云

乙亥詔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于洛陽　案立唐廟于西京歐陽史作十二月與薛史

作十一月異

史館奏請令宰臣一人撰錄時政記　案五代會要

史館奏唐長壽二年右丞姚璹奏帝王謨訓不可

闕文其仗下所言軍國政事令宰臣一人撰錄號

時政記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學士撰錄逐季送

付史館伏乞遵行者宜令宰臣一員撰述

晉書第五

高祖紀五

五月丙戌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詔新授安州節度

使馬全節以洛汴汝鄭單宋陳蔡曹濮十州之兵

討之　案五代春秋五月李金全叛附于吳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吳人救安州全節敗吳師克安州金全奔吳六月放吳俘還歐陽史作五月李金全叛六月克安州馬令南唐書作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紀月互異

壬寅　案壬寅上疑脫六月兩字

執其偽都監杜光鄴　案馬令南唐書作監軍通事舍人

尋遣使押光鄴等于桐墟渡淮　案原本作桐廬据

通鑑注引九域志云宿州蘄縣有桐墟鎮自桐墟而南至渦口則濟淮矣今改正

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卒于河陽廢朝二日　案歐陽史作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攷本傳延光本為楊光遠推墮溺水死為之輟朝諱之也

丁卯　案歐陽史作九月丁卯原本疑有脫字

丁未契丹使竇里來聘　案遼史會同三年三月戊辰遣使使晉乙未晉遣使來覲四月壬寅遣人使晉丙午晉遣宣徽使楊端王眺等來問起居丙辰

晉遣使進茶藥癸亥晉遣使賀端午五月庚辰晉

遣使進弓矢甲申遣皇子天德及檢校司徒邸用

和使晉六月庚子晉遣使來見九月丙戌晉遣使

貢名馬庚申晉遣使貢布十二月丙申遣使使晉

癸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令還舊地　案晉遜吐

谷渾在天福六年通鑑與薛史同攷天福六年即

遼會同四年也遼史作會同三年晉以并鎮忻代

之吐谷渾來歸與薛史異

起居郎賈緯以所撰唐年補録六十五卷上之　案

五代會要起居郎賈緯奏曰伏以唐高祖至代宗

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録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

代惟有武宗實録一卷餘皆闕略臣今搜訪遺聞

及耆舊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爲唐朝補遺録以

備將來史官修述

又奏史館所闕唐朝實録請下勑購求並從之　梁

五代會要云監修國史趙瑩奏自李朝喪亂迨五

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淪覆今之書府百無二三臣

等近奉綸言俾令撰述褒貶或從于新意纂修須

案于舊章旣闕簡編先虞漏略今據史館所闕唐

書實録請下勑命購求况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

將仲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錄皆遇多事或值播遷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韋保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曾記纂修聞此討論諒多欣惬請下三京諸道及內外臣寮凡有將此數朝實錄詣闕進納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資地除授一官如卷帙不足据數進納亦請不次獎酬以勸來者自會昌至天祐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康承訓定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如此事類記述頗多請下中外臣寮及名儒宿學有于此六十年內撰述得傳記及中

書銀臺史館日歷制勅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閣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臣與張昭遠等所撰唐史叙本紀以綱帝業列傳以述功臣十志以書刑政所陳條例請下所司從之

甲戌北京遣牙將劉從以吐渾大首領白承福念麗里赫連功德來朝　案通鑑四月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琉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薛史作五月甲戌與通鑑異歐陽史從薛史

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伊喇　案遼史作二

月晉安從榮執使者伊喇薛史作六月先後互異

晉書第六

高祖紀六

乙亥遣前邢州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　案歐陽史通鑑俱從薛史作九月遼史作二月己未晉遣楊彥詢來貢且言鎮州安重榮跋扈狀遂留不遣與薛史異

丁丑襄州安從進舉兵叛　案歐陽史五代春秋俱作十月通鑑從薛史作十一月遼史作十二月戊子晉遣使來告山南節度使安從進反則因其赴

告之月丙書之也

武德使焦繼勲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等于唐州南遇安從進賊軍一萬餘人大破之　案宋史陳思讓傳思讓為先鋒右廂都監從武德焦繼勲領兵進討遇從進之師于唐州花山下急擊大破之

生擒衙内都指揮使安宏義　案宋史焦繼勲傳作擒其牙將安洪義鮑洪等五十餘人

鎮州節度使安重榮稱兵向闕　案安重榮反在十二月丁亥五代春秋誤繫于十月歐陽史通鑑俱從薛史遼史作十一月丙寅晉以討安重榮來告

與薛史異

斬安從榮傳首闕下　案遼史云戊辰晉函安重榮首來獻上数欲親討重榮至是乃止

遣前齊州防禦使宋光鄴　案遼史避諱作宋暉業

宋州節度使安彥威奏修滑州黃河功畢　案修河事薛史紀于閏月壬辰歐陽史作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蓋以奉使之月言薛史以奏功之日言也

詔改鄴都宣明門為來鳳門　案五代會要作來凰門

皇城南門為乾明門北門為元德門東門為萬春門西門為千秋門　案五代會要晉改皇城四門為乾明元德萬春千秋在天福六年薛史統繫于七年與會要異

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同詣閤門上疏論張彥澤罪狀詞甚懇切　案宋史李濤傳濤伏閤抗疏晉祖名見諭之濤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叱之濤執笏如初晉祖曰吾與彥澤有誓約恕其死濤厲聲曰彥澤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嘗賜鐵券今復安在晉祖不能答即拂衣

起
以前涇州節度使張彥澤為左龍武大將軍　案宋
史楊昭儉傳昭儉與李濤論張彥澤不報會有詔
命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復
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幾懸建諍臣彌縫
其闕令則諫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于
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
彈糾之司銜冤者固當昭雪為蠹者難免放流陛
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
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冤于丹闕反執送

于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究抑之苦顧回宸斷

誅彥澤以謝軍吏

時帝不豫難于視朝故也　案遼史二月甲午遣使

使晉索吐谷渾叛者契丹國志云遼以晉招納吐

谷渾遣使責讓晉高祖憂悒成疾

尊皇太妃劉氏為皇太后　案徐無黨五代史記注

云高祖所生母也

帝崩于保昌殿　案通鑑考異云漢高祖實錄晉高

祖大漸名近臣屬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

竊而取之久矣寡人既謝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

此說難信

廟號高祖　案五代史補高祖尚明宗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于太原京師夜聞狼皆羣走往往入宮中愍帝患之命諸班能射者分投捕逐謂之射狼或遇諳塗問曰汝從何而來對曰看射狼未幾高祖至蓋射音與石相近也　五代史闕文梁開平初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壺關穰鄉民伐樹樹仆自分為二中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進梁帝藏于武庫時莫詳其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兩畫加之于傍即丙字也四字去中

之兩畫加十字即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進者晉也石者姓也臣謹案天祐二十年歲在癸未其年莊宗建號改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歲丙申其年晉祖即位改元天福元年自未至申凡十四載矣故讖書云天十四載石進者言自天祐滅後十四載石氏興于晉也豈不明乎兩析字解讖以就丙申非也

晉書第七

少帝紀一

命瑯琊王震　案歐陽史作博士王震

進封齊王　案以下疑脫七年正月加兼侍中八字
御史中丞王易簡為儀仗使　案徐無黨五代史記
注云舊史實錄無橋道頓遞使疑不置或闕書漢
高祖亦然
判四方館事朱崇節　案歐陽史作館使宋崇節
杜威　案杜重威避少帝諱去重字至漢始復故少
帝紀皆作杜威
甲辰上大行皇帝尊謚寶冊　案五代會要天福七
年中書門下奏山陵禮儀使狀高祖尊謚號及廟
號伏准故事將啟殯宮前擇日命太尉率百寮奉

謚冊告天子圜丘畢奉謚冊䞿讀于靈前以累朝之制蓋以天命尊極不可稽留今所上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尊謚寶冊伏緣去洛京地遠寶冊難以往來當司詳酌伏請祇差官往洛京奏告南郊太廟其日申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立班中書令侍中升靈座前讀寶冊行告謚之禮

祭器祭服等未備者修製　案五代會要勑差宗正丞石載仁專主掌監祭御史宋彥昇監庫兼差供奉官陳審璘往洛京于太廟內隱便處修蓋庫屋五間俟畢日催促所支物色監送入庫交付訖取

收領文狀歸閣每有祠祭諸司各請禮料至時委監庫御史宋彥昇宗正丞石載仁旋行給付其大祠中祠兼令監察御史檢點小祠即令行事官檢點如致慢易本司准格科罪其祭器未有者修製已有者更仰整飭

乙丑至東京 案遼史作丁未晉主至汴與薛史異五代春秋歐陽史通鑑並從薛史

以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為侍中監修國史 案通鑑作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為侍中胡三省注云桑維翰始居藩鎮而兼侍中今入朝正為門

下省長官

河南河北關西諸州旱蝗分命使臣捕之　案歐陽史作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

贈太尉萬銓　案原本作詮今從歐陽史改正

仍遣諸司使梁進超等七人分往開封府界捕之　案歐陽史作癸亥供奉官七

京畿與薛史異

辛未遣內外臣寮二十八人分往諸道州府率借粟麥　案通鑑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遣使者六十餘人于諸道括民穀與薛史異

晉書第八

少帝紀二

改陝州甘棠驛為通津驛避廟諱也　案東都事略陶穀傳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改姓陶蓋當時避諱及偏傍字及同音字也

前登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登州刺史

不達其命而回　案遼史天福八年二月乙卯晉遣使進先帝遺物辛酉晉遣使請居汴從之三月丁未晉主至汴遣使來謝五月己亥遣使如晉致生辰禮六月辛酉晉遣使貢金秋八月丁未朔晉復

貢金巳未如奉聖州晋遣其子延煦來朝
淄州奏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反　案光遠叛五代春秋作十一月歐陽史作十二月
乙亥滄恆貝鄴馳告契丹前鋒趙延壽趙延昭引五萬騎入寇將及甘陵　案歐陽史作甲戌朔契丹寇滄州据遼史云甲戌朔趙延壽延昭率前鋒五萬騎次任邱與歐陽史合
太原奏契丹入鴈門圍忻代二州　案通鑑契丹入鴈門不書日遼史作丙子入鴈門圍忻代
丁亥敵騎至黎陽　案歐陽史作丙戌契丹寇黎陽

辛卯鄴都留守張從恩遣人夜縋城奏契丹主以鐵騎三四萬建牙帳于元城以趙延壽爲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　案遼史太宗紀正月己丑次元城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蓋遼人封延壽自在己丑晉人至辛卯始得奏聞也歐陽史作辛卯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殊誤

己亥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于契丹主　案遼史云辛丑晉遣使來修舊好詔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與薛史微異

鄆州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　案五代春秋正月契丹陷博州歐陽史作正月辛丑薛史及遼史作二月

行周等大譟瞋目奮擊賊衆死傷者甚多　案宋史符彥卿傳契丹騎兵數萬圍高行周于鐵邱諸將莫敢當其鋒彥卿獨引數百騎擊之遼人遁去行周得免高懷德傳至戚城被圍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横馳突衆皆披靡扶父而出

伏精騎于頓邱故城以待王師　案通鑑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敵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

上

獲聖指揮使協霸　案協霸二字上疑有脫文

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　案契丹國志云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遼帝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

以趙延昭守貝州　案遼史三月壬午留趙德昭守貝州從所俘戶于內地四月癸丑還次南京

以鄴都留守張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　案通鑑張從恩上言趙延昭雖據貝州麾下將士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

張從恩奏貝州賊將趙延昭縱火大掠棄城而遁

案通鑑延昭屯于瀛莫阻水自固

滑州河決漂注曹單濮鄆等州之境　案宋史楊昭儉傳河決數郡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既而塞之晉少帝喜詔立碑紀其事昭儉表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摛華頌美不若頌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帝嗟賞之卒罷其事

晉書第九

少帝紀三

命十五將以禦契丹　案東都事略范質傳晉出帝

命十五將出征是夕質宿直出帝命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慮泄機事遂獨為之歐陽史云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杜威為都招討使蓋略之也

壬辰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于七里烽　案通鑑作丙子契丹兵遂城樂壽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與薛史異歐陽史契丹國志並與薛史同

圍恒州分兵陷鼓城槀城元氏高邑昭慶寧晉蒲澤欒城柏鄉等縣　案遼史己卯圍恒州下其九縣

歐陽史繫于乙酉之後疑誤

皇甫遇慕容彥超率前鋒與敵騎戰于榆林店　案遼史云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兵千騎來覘遼軍至鄴都遇遼軍數萬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軍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安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遼軍乃還與薛史互有詳略

易州奏郎山寨將孫方簡破契丹千餘人　案歐陽史作孫方諫

賊勢稍卻渡白溝而去　案通鑑庚申契丹大至晉

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歐陽史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俱與薛史同惟遼史云巳未重威守貞引兵南遁追至陽城大敗之復以步卒為方陣來拒與戰二十餘合是遼師未嘗言敗也蓋當時南北軍俱有掩飾故紀載不同如此

大軍至白團衛村下營　案歐陽史作衛村通鑑攷異引漢高祖實録作白檀遼史從薛史

敵衆圍繞漸來其營　案宋史藥元福傳晉師列方陣設拒馬為行砦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斷粮道

張彥澤符彥卿皇甫遇等率騎奮擊風勢尤猛沙塵如夜敵遂大敗　案宋史符彥卿傳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弓弩莫施彥卿謂張彥澤皇甫遇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死戰然未必死彥澤然之遂潛兵尾其後順風擊之契丹大敗又藥元福傳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饑渴已甚若候風反出戰吾屬為擄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開柜馬出戰諸將繼至契丹大敗

追襲二十餘里至陽城東　案晉師敗契丹于陽城

在三月癸亥遼史與薛史同歐陽史作庚申誤

晉書第十

少帝紀四

以左諫議大夫顏衎為御史中丞　案宋史顏衎傳喪亂之後朝綱不振衎執憲頗有風采嘗上言繞除御史者旋授外藩賓佐復有以私故細事求假外拜州郡無叅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漸恐四方得以輕易百僻無所准繩請自今藩鎮幕寮勿得任臺官雖親王宰相出鎮亦不得奏充賓佐非奉制勘事勿得出京自餘不令釐雜務詔惟辟名

入幕餘從其請

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　案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並作二百卷五代會要作二百二卷目錄一卷

以太常少卿陶穀為中書舍人　案宋史陶穀傳穀性急率嘗與兗帥安審信集會杯酒相失為審信所奏時方姑息武臣穀坐責授太常少卿嘗上言頃涖西臺每見臺司詳斷刑獄少有即時決者至于闤闠夫婦小有爭訟淹滯即時坊市死亡喪葬

必俟臺司判狀奴婢病亡亦須檢驗吏因緣爲姦而邀求不已經旬不獲埋瘞望申條約以革其弊從之俄拜中書舍人

己亥幸繁臺觀馬　案歐陽史作閱馬于萬龍岡

吏部侍郎張昭遠加階爵　案宋史張昭遠傳加金紫階進爵邑

以宣徽南院使焦繼勳知陝州軍州事　案宋史焦繼勳傳西人寇邊朝議發師致討繼勳抗疏請行拜秦州觀察使兼諸蕃水陸轉運使旣至推恩信設方略招誘諸部相率奉玉帛牛酒乞盟邊境以

安俄徙知陜州

帝每遇四方進獻器皿多以銀于外府易金而入

案宋史劉濤傳少帝奢侈常以銀易金廣其器皿

李崧判三司令上庫金之數及崧以原簿校之少

數千鎰崧責曰帑庫通式一日不受虛數毫釐則

有重典濤曰帑司常有報不盡數以備宣索崧令

有司劾濤濤事迫以情告樞密使桑維翰乃止罰

一月俸

詔符彥卿屯荊州口　案宋史符彥卿傳再出河朔

彥卿不與易其行伍配以羸師數千戍荊州口

皇子延煦與晉昌軍節度趙在禮結婚　案皇子延煦娶趙在禮女通鑑作三月庚申與薛史作四月戊寅異

狼山柘收指揮使孫方簡叛據狼山歸契丹　案遼史五月庚戌晉易州戍將孫方簡請內附蓋方簡歸契丹自在五月至六月晉人始奏聞也歐陽史從薛史作六月

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為禮部侍郎充職　案宋史邊光範傳少帝以光範藩邸舊僚侍遇尤厚因遊宴見光範位翰林學士下即日拜尚

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仍直樞密院

己亥張彥澤奏破蕃人于定州界　案歐陽史作辛丑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

是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爲書與樂壽將軍王巒顧以本城歸順　案瀛州刺史下疑脫劉延祚三字通鑑攷異云歐陽史作高年翰案陷蕃記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須知蕃將高年翰潛師而出孟延祚爲刺史年翰乃戍將耳

晉書第十一

少帝紀五

以鄴都留守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　案通鑑載當時勅牓曰先取瀛鄚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蓋狃于陽城之役而驕也

十二月丁巳朔　案以下有闕文据通鑑云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且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敵之奔衝遣軍將關勲走馬上之

己未杜威奏駐軍于中渡橋　案通鑑云甲寅杜威等至中渡橋十二月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渡胡三省注云强寇深入諸軍孤危而驛報七日始達

晉之為兵可知矣歐陽史作已未杜威軍于中渡

蓋以奏聞之日為駐軍之日

壬申始聞杜威李守貞等以此月十日率諸軍降于

契丹　案遼史杜重威等降于遼在四月丙寅與

薛史同歐陽史作壬戌疑誤

殺鄭州防禦使楊承勲　案遼史云以其弟承信為

平盧軍節度使襲父爵

斬張彥澤于市　案遼史云以張彥澤擅徙重貴開

封殺桑維翰縱兵大掠不道斬于市

降帝為光禄大夫　案遼史避諱作崇禄

内官三十人　案遼史作内官三人

軍健二十人　案遼史作健卒十人

所經州郡長吏迎奉皆為契丹主阻絶　案宋史李穀傳少帝蒙塵而北舊臣無敢候謁者穀獨拜迎于路君臣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囊以獻

至幽州傾城士庶迎看于路　案宣政雜錄云燕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有還鄉橋石少帝所命名也里人至今呼之

周顯德初有漢人自塞北而至者言帝與后及諸子

俱無恙猶在建州　案郡齋讀書志云晉朝陷蕃記范質撰質石晉末在翰林爲出帝草降表知其事爲詳記少帝初遷于黄龍府後居于建州凡十八年丙辛案契丹丙午歲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爲十八年實太祖乾德二年也　五代史補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廣辱其使契丹怒舉國南侵以駙馬都尉杜重威等領駕下精兵甲禦之于中渡河橋既而契丹之衆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時桑維翰罷相爲開封府尹謂僚佐曰事急矣非大臣鉗口之時乃叩内

閤求見欲請車駕親征以固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維翰退而嘆曰國家阽危如此草澤通容亦宜下問況大臣求見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徒降于契丹少主遂北遷

晉書第十二

　　后妃傳

后妃　案薛史晉后妃傳永樂大典已佚今取歐陽史晉家人傳與五代會要諸書互校則事多舛誤如李太后在長興中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改

封晉國長公主而歐陽史則云清泰二年封魏國
長公主少帝冊故妃張氏爲皇后而歐陽史不載
其姓氏葢歐陽史以文章自負祇取薛史原文任
意刪削未嘗考其事之本末也今采五代會要通
鑑契丹國志文獻通考所載晉后妃事分註互綴
以補薛史之闕且以備歐陽史之考證焉
高祖皇后李氏　案五代會要云高祖皇后李氏唐
明宗第三女天成三年四月封永寧公主長興四
年九月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九月改封晉國
長公主至天福六年十一月尊爲皇后七年六月

尊為皇太后開運四年三月與少帝同遷于契丹之黃龍府漢乾祐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崩于蕃中之建州文獻通考云天福二年有司請立皇后帝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帝崩出帝即位乃尊為皇太后契丹國志載晉出帝降表云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柄數窮否極天傾地陷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難摧鋒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雁門之險馳風掣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

晉祚則翁皇帝大有造于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
先君即世臣仰承遺旨得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
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于擅繼宗
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起釁端果貽
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兵徒望風束手億
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耻自貽顛
覆上累祖宗偷度晨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
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顯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
生之德一門銜冈報之恩雖所願為非敢望也臣
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命皇太后降表云

晉室皇太后媳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富珠哩等至
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
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
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
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
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
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
貽咎將誰執令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
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
至明宣恩旨曲賜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

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令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又帝紀云會同十一年正月朔出帝太后迎遼帝于封丘門外帝辭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勲以兵守之是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令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遼帝之意難測不敢獻食少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遼降少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帝使人謂太后曰吾聞爾子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

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謹慎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身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于是太后與馮后皇弟重睿子延煦延寶舉族從晉侯而北天祿元年四月帝至遼陽晉侯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上謁于帳中五月帝上陘取晉侯所從官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八月帝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謁帝求于漢兒城側賜地耕牧以為生許之帝以太后自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二年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三年秋八月晉李

太后病無醫藥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病亟謂晉侯曰吾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吾爲邉地鬼也

太妃安氏　案文獻通考云安太妃代北人不知其世家生出帝帝立尊爲皇太妃契丹國志云天祿二年春二月從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遺命晉侯曰焚骨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

少帝皇后張氏　案五代會要云天福八年十月追冊考薛史少帝紀云追冊故妃張氏爲皇后張從

訓傳亦云高祖鎮太原為少帝娶從訓長女為妃
是薛史當有張皇后傳歐陽史削而不書殊為誤
矣

皇后馮氏　案五代會要云開運三年十月冊通鑑

云天福八年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為皇

后初高帝愛少弟重允養以為子及留守鄴都娶

副留守馮濛女為其婦重允早卒馮夫人寡居有

美色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

臣皆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

大慶羣臣出帝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醊而告曰

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帝亦自笑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婚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凡王時爲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文獻通考云契丹入京師后隨帝北遷不知所終　又案五代會要載晉內職云高祖潁川郡夫人蔡氏天福三年八月勅少帝寶省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張氏封春宮夫人充皇后宮尚宮並天福八年十二月二日勅前左御正齊國夫人吳氏進封燕國夫人書省

魏國夫人崔氏進封梁國夫人前右御正天水郡夫人趙氏封衛國夫人司簿孟氏封沂國夫人前司簿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弟子院使齊氏大使郭氏副使賈氏並封本縣君太后宮尚宮陳留郡夫人何氏進封鄭國夫人河南郡夫人元氏進封齊國夫人知客出使夫人石氏封武威郡夫人春宮姚氏常氏焦氏王氏陶氏魏氏趙氏七人並超封郡夫人竇省婉美趙氏封天水郡夫人武氏以下十一人並授春宮天福八年十一月勅清河郡夫人張氏彭城郡夫人劉氏並充太后宮司寶南陽

郡夫人路氏出使夫人趙氏白氏並充皇后宮司賓開運二年八月勅　又案薛史不載外戚傳據五代會要云晉高祖長女長安公主降楊承祚天福二年五月封至六年五月卒追封秦國公主至七年九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從長女高平縣主第二女新平縣主第三女千乘縣主孫女永慶縣主俱天福七年五月封今附識于此

晉書第十三

宗室傳

宗室　案晉宗室列傳永樂大典僅存四篇餘多殘

闕

敬咸弟贇　案歐陽史高祖有兄敬儒弟敬德敬殷薛史不爲立傳疑有闕文又贇歐陽史作敬贇

陝人苦之　案以下闕薛史少帝紀開運三年十二月前曹州節度使石贇死帝之堂叔也歐陽史作墮沙溺死

韓王暉　案歐陽史作敬暉

八年冊贈太師　案歐陽史作贈太傅加贈太師

子曦嗣　案宋史石曦傳天福中以曦爲右神武將軍歷漢至周爲右武衛左神武二將軍恭帝即位

初為左衛將軍會高麗王昭加恩命曦副左驍衛將軍戴交充使淳化四年卒

鄭王重允　案鄭王以下諸王傳永樂大典原闕歐陽史云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疏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通鑑齊王妃同重允婦馮氏後為少帝后歐陽史載契丹入京師暴少帝之悪于天下曰納叔母于宮中亂人倫之大典是重允實為高祖弟也五代會要作高祖第三子重允天福七年四月追封鄭王攷鄭王歐陽史作鄭王封爵亦異又案薛史唐紀清泰

三年誅皇城副使石重裔敬瑭之子也攷會要載
高祖諸子無別名重裔者重裔疑即重允史氏避
宋太祖諱故作裔然通鑑高祖紀作敬瑭之子重
允齊王紀又作高祖少弟重允早卒似兩紀實有
兩人姑存之以備考

虢王重英　案五代會要云重英高祖長子天福四
年四月追封薛史唐紀清泰三年七月己丑誅右
衛上將軍石重英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作姪男
供奉官重英又廣本英作殷

楚王重信高祖第二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四子

壽王重乂高祖第三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二子通

鑑攷異作姪男

夔王重進　案五代會要云重進高祖第五子天福

七年四月追封

陳王重杲　案歐陽史云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

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舊說以重睿爲幼

子非也今考五代會要作高祖第六子重杲第七

子重睿與歐陽史異

重睿　案契丹國志云高祖疾憊成疾一旦馮道獨

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

中蓋欲馮道輔立之高祖崩道與侍衛馬步都虞侯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五代會要云重睿高祖第七子許州節度使未封王歐陽史云從出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延煦　案五代會要云延煦少帝長子遙領陝西節度使通鑑云趙在禮家貲為諸帥之最帝利其富為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

延寶　案五代會要云延寶少帝次子遙領魯州節度使通鑑云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

為子會要引實録亦云皆帝之從子養以為子歐陽史云延煦等從帝北還後不知其所終

晋書第十四

景延廣傳

契丹迴國使喬榮　案歐陽史作喬瑩遼史同薛史契丹國志云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以為回國使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帝囚榮于獄凡遼國販易在晋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遣之

無復以夾輔為意　案宋史盧多遜傳父億景延廣

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為判官時國用
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
欲並緣以圖羡利增為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
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資于
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

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　案東都事略皆居潤
傳景延廣留守西京補為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
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為全護其家時論稱
之

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邱與丕俱見絷

爲　案遼史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

詔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據薛史延廣出

爲洛都留守已兼侍中矣贈官當是中書令

張希崇傳

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鎭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

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　案歐陽史作劉光不

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守平州是守

光未敗即守平州非爲德威所遣也與薛史異

如敵衆何　案歐陽史作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

因勸希崇獨去

希崇遂以管内生口二萬餘南歸 案遼史天顯元年七月盧龍行軍司馬張崇叛奔唐疑希崇在遼祇名崇歸唐後始加希字也然希崇歸唐在遼太宗時而遼史繫于太祖紀又希崇本繼盧文勝而遼史書其降在盧國用歸唐之前年月皆舛誤

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為其所取乃復除靈武 案通鑑帝與契丹脩好慮其復取靈武

亦人生之榮盛者也 案歐陽史作贈太師

王庭允傳

其先安人也 案安字上有闕文歐陽史王處直傳

作京兆萬年人疑是長安

累歷貝忻密潭隰相六州刺史　案歐陽史不載相州

　史匡翰傳

尋起復本鎮　案陶穀撰匡翰碑文云圃田待理漢殷掄才功臣旌佐國之名出守奉專城之寄蓋鄭州即在義成軍管內匡翰雖遷官不離本鎮也

歷數郡皆有政聲　案陶穀撰碑文云膺壇岐而金鼓嚴麻業宣而油幢出控梁苑之西郊殷乎威望撫國僑之遺俗績有政聲與薛史合

李從璋傳

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　案從璋為河中節度以代安重誨也五代史闕文從璋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曰太傅過禮據此傳從璋至三年始加檢校太傅從鎮河中時不應先稱為太傅

晉書第十五

桑維翰傳

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　案三楚新錄云馬希範入覲道經淮上時桑維翰旅游楚泗間知其來遠謁

之曰僕聞楚之為國扶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畀也加以利盡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來也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故以萬金為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靚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耳魄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與数百縑維翰大怒拂衣而去

善詞賦　案春渚記聞云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唐同光中登進士第　案張齊賢張齊王全義外傳

云桑魏公將應舉父乗間告王云某男粗有文性令被同人相率取解侯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事將卷軸來可令秀才來桑相之父趨下再拜既歸令子侵早挾書啟獻文字數軸王令請桑秀才其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禮待頗厚是年王力言于當時儒臣且推薦之由是擢上第

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　案通鑑云趙德鈞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巳為帝請即以

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强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强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狥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

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令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之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案歐陽史作維翰陰使人說帝與薛史同通鑑作或謂帝曰欲安天

下非桑維翰不可與薛史異
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　案通鑑攷異云彥澤既降契丹豈肯復受少帝之命當係彥澤自以私怨殺維翰非受命于少帝也
並令賜之　案歐陽史作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五代史補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爲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

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數之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為報功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為賊汝心安乎彥澤覩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嘘其氣再三每一嘘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嘘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趙瑩傳

授瑩太子太保　案遼史作太子太傅

劉昫傳

歷戶部侍郎　案薛史唐明宗紀作兵部侍郎與此傳異歐陽史從薛史本紀

玫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于素　案通鑑云帝問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旣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

無以償官者蠲除之　案通鑑清泰二年八月免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授昫守太平　案歐陽史作罷為太保

馮玉傳

馮玉　案以下有闕文歐陽史云字景臣定州人

軍國大政一以委之　案以下有闕文通鑑云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而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日壞五代史補馮玉嘗為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辯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謂死囚逆獄玉自以言失遽延而謝之

趙在禮傳

楊聶為帥　案歐陽史作楊仁晟

在禮自稱留後　案宋史張錫傳趙在禮舉兵于鄴瀕河諸州多構亂錫權知棣州事即出省錢賞軍詁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

既而在禮將皇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郡赴任　案歐陽史皇甫暉傳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九國志趙進傳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

年六十六　案歐陽史作六十二　五代史補趙在

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為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勲臣詔許之在禮于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于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馬全節傳

清泰初為金州防禦使　案歐陽史作明宗時為金州防禦使與薛史先後互異

州兵纔及千人　案歐陽史作州兵纔數百

張筠傳

梁室割相衛爲昭德軍　案梁割相澶衛三州爲昭

德軍原本作相衛疑有脱誤

侯莫威　案歐陽史作侯莫陳威

詔遣歸第　案歐陽史作以爲左驍衛上將軍

贈太子太師　案歐陽史作贈少師

張籛傳

延嗣暗遁　案九國志明宗即位忿閹豎輩怙勢擅

權先勅使四方及此遁不出者皆擒戮之死者殆

畫

華溫其傳

制以太子少保致仕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

安元信傳

元信遂率部曲以歸高祖　案通鑑云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

張朗傳

充吾縣都遊奕使　案吾縣二字疑有舛誤

乃斬其使　案通鑑云帝以晉安巳降遣使諭諸州
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蓋晉祖初起安元信勸朗
歸順不從至是復斬其使也

田武傳

子仁朗　案宋史云仁朗以父任西頭供奉官

相里金傳

字奉金　案相里金墓碑作字國寶當得其實歐陽
史雜傳多襲薛史原文與碑異
出為忻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沂州
爵列開國公　案碑文云封西河郡開國侯薛史作

開國公未知孰是歐陽史諸臣傳官爵多闕略無可考証

天福五年夏卒于任贈太師　案研文作贈太子太師與傳異考晉高祖紀五年八月相里金卒贈太師其贈與傳同而其卒在八月則傳中夏字疑誤

晉書第十七

房知温傳

少有勇力　案玉堂閒話云知温少年與外弟徐某為盜于兗鄆之境

末帝乃封王爵以寵之也　案歐陽史廢帝起鳳翔

愍帝出奔知温乘間有窺覦之意司馬李沖請懐表而西以覘之及沖至京師廢帝已入立沖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温入朝此事薛史不載

朝廷除彦儒爲沂州刺史 案歐陽史彦儒獻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不言其謀出于顔衎據宋史顔衎傳知温諸子不慧衎勸令以家財十萬餘上進晉主嘉之歸功于衎知温子彦儒授沂州刺史衎拜殿中侍御史與薛史合盖薛氏去石晉未遠猶得當時實事也

其家幸獲保全皆術之力也　案五代史補房知溫為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鼈忽暴卒但心頭微煖家人未即殮經宿而活自云為泰山所追行未幾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既見有人衣紫據案為坐自謂之府君叱澤曰何故食鼈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扶簿引群鬼皆怪狀携以鼎鑊刀几之具至擒澤投于沸鼎中移時復用鐵叉撥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後烹飪大抵亦如治鼈之狀既熟諸鬼分喫凡出自鼎鑊至于支解至于分喫其于慘毒苦痛之

狀皆名狀之所不及如此者近數十度府君始想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其敢再犯乎答曰不敢于是遣走將行府君又于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為吾將此物與房知溫不法之事宜休矣澤領而置于懷遂覺知溫聞知澤復活遽肩舁入府而問之澤備以所受之苦對仍于懷中探取封物付溫即錦被角也知溫大駭曰吾昨覺體寒如中瘧遂擁被就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虞一角之被為火所燒此其是乎遽取被視之不差毫釐知溫顫慄不知所措謂澤曰足下之過

小可耳尚如此老夫不知如何也自是知溫稍為
近理

王建立傳

會王都據中山叛密使通弟兄之好　案通鑑云王
都陰與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
明宗慮謡建立尋徵赴闕　案通鑑云建立奏重誨
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名之
以太子少保致仕　案通鑑作以太傅致仕歐陽史
從薛史

康福傳

靈武兵馬留後韓澪　案通鑑歐陽史俱作韓洙弟澄

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為人所譖安重誨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寳貨必負朝廷　案靈武受代康福領節度在天成四年次年為長興元年安重誨討蜀二年賜死是康福之任靈武甫匝歲而重誨已去朝再期而賜死矣此傳云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重誨奏其必負朝廷疑有舛誤歐陽史仍薛史之舊

安彥威傳

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　案歐陽史作遷
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指揮使
即拜為北京留守　案通鑑云彥威入朝上曰我所
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
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
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
上悅

李周傳

李周　案薛史莊宗紀作李周明宗紀作李敬周蓋
本名敬周入晉後避諱去敬字薛史雜采諸書未

及改歸晝一通鑑與薛史同

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楊劉城　案九國志焦彥賓傳

彥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少聰敏多智略事武皇

尤所委信及莊宗即位遷左監門衛將軍充四方

館使出護邢州事

張從訓傳

為少帝娶從訓長女為妃　案宋史張從恩傳晉祖

鎮河東為少帝娶從恩女令攷五代會要及薛史

本紀俱作從訓疑宋史係傳聞之訛

晉書第十八

姚顗傳

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　案歐陽史作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奇之據新唐書卓行傳司空圖為戶部侍郎以疾歸昭宗在華召為兵部侍郎辭不赴是圖非處士也

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歐陽史本傳云顗為人仁恕不知阡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位齷齪無所為唐制吏部分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

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煩而
無益始詔三銓合而為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
至顗與盧文紀為相復奏分銓為三而循資長定
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
遮宰相喧訴不遜顗等無如之何廢帝為下詔書
禁止

呂琦傳

琦年十五　案厚德錄作琦年十四

有趙玉者　案厚德錄作李玉

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　案通鑑作邢州兵趨鎮

州

史圭傳

卒于路 案歐陽史作卒于常

盧導傳

祖伯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卿太原少尹伯初之子也疑原本衍伯字

父如晦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知晦

郊迎可也 案通鑑作班迎

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 案歐陽史作潞王止于上陽門外道又令

導草戕與薛史異通鑑作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
陽門外與薛史同
鄭韜光傳
祖祇德國子祭酒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祇德兵
部尚書
父顥　案新唐書世系表顥字養正疑顥字是顒字
之訛
王權傳
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
回　案通鑑考異引周世宗實録馮道傳云契丹

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于契丹始命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馮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据此傳馮道自契丹使回始命王權奉使道亦未嘗再使契丹也與周實録異

晉書第十九

盧質傳

判太僕卿事　案歐陽史作判太常卿事

謚曰文忠　案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九月其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盧瓊上章請謚下太常議謚曰文

忠

李專美傳

曾祖隨光祿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隨秘書監

除尚書庫部郎中　案歐陽史作比部郎中

崔棁傳

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　案新唐書世系表元受直史館高陵尉

兄楡　案世系表作榆

薛融傳

時詔修西京大內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書復
罷之　案通鑑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
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漢文之露臺況
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俟海
內平寧修之未晚

年六十餘　案歐陽史作年六十

曹國珍傳

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　案歐陽史張彥澤傳國珍
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
張彥澤不報

趙熙傳

及晉之三軍殺駱從朗　案通鑑云契丹以節度使駱從朗知晉州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

尹玉羽傳

歷雍汴滑兗從事　案以下有闕文玫宗黎持移石經記石經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

鄭雲叟傳

本南燕人也　案歐陽史作滑州白馬人
尋入少室山　案歐陽史作入少室為道士
晋書第二十
萇從簡傳
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　案北夢瑣言云明宗尤惡
貪貨面戒汝州刺史萇從簡為其貪暴
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贈太師
潘環傳
先登陷敵金瘡徧體　案玉堂閒話云潘環常中流
矢于面骨銜其鏃故負重傷醫至經年其鏃自出

其瘡成漏終身不痊

方太傳

太乃潛奔于洛陽　案通鑑云戍兵既失太反譖太于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于契丹契丹殺之

及劉晞南走許州　案通鑑考異作劉禧

又有伊闕賊帥自稱天子領衆萬餘將入洛城集郊壇之上太率兵數百人逆擊破之賊衆遂潰　案通鑑考異引實錄方太傳云劉禧走許田復有穎陽妖巫姓朱稱嗣密王誓衆于洛南天壇稱萬餘

人太師部曲與朝士輩虛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
師逐安

何建傳

何建　案九國志作何重建
累典禁軍　案九國志云重建初事晉祖為奉德馬
軍都指揮使
尋正授旄鉞　案九國志云延州節度使丁審琪殘
暴貪冒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琪遁
去晉祖即以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諭以威
福邊民安堵就加彰武軍節度使

歷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　案九國志云皆以廉

儉簡易稱

依前秦州節度使　案九國志云時固鎮與鳳州未

平重建悉經略討平之

移閬州保寧軍節度使　案九國志云昶大舉兵北

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以重建為招討使由隴州

路以進師無功而還

張廷蘊傳

會潞州李繼韜故將楊立嬰城叛詔遣明宗為招討

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先鋒　案歐陽史云

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部署廷蘊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為前鋒吳縝纂誤據梁本紀及元行欽李繼韜傳云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之事今致薛史本言廷蘊平潞州楊立之叛歐陽史以為平李繼韜誅誤

通鑑從薛史

郭金海傳

商州刺史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王師攻城金海為飛矢所中扶傷歸營從進用計污金海以金瓶貯酒金合盛藥懸城上呼而勞之金海目不知書唯

利是貪取甁具畚歸營且不聞于元戎元戎等疑之乃馳驛奏晉祖念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練使併其兵效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樂至于捐館

李彥珣傳

後不知其所終焉　案歐陽史彥珣後以坐贓誅

晉書第二十一

皇甫遇傳

常山人也　案歐陽史作常山真定人

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　案通鑑作坐

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胡三省注云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謂不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据薛史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審琦蓋稱其檢校之官也胡注似未詳攷

王清傳

契丹以生軍繼至我軍無寸刄以益之清與其下踐爲 案通鑑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

及衆士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

梁漢璋傳

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歿于陣　案遼史高模翰傳云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與薛史異攷通鑑云杜重威等至瀛州聞契丹將高模翰已引兵潛出重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于南陽務敗死蓋漢璋以二千騎當敵騎五千衆寡不侔以致敗績遼史恐不足据

盧順密傳

時馮萬爲步軍都校不爲逼之　案通鑑云馮萬惶惑不知所爲率步兵欲從亂

諸軍遂不敢動　案通鑑云萬所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

周環傳

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爲下所殺　案歐陽史作王暉南走爲從進兵所殺與薛史異通鑑作暉時奔吳部將吳進殺之與薛史同

沈贇傳

契丹以精騎鄴其門邀之州兵臨賊　案歐陽史作
贊兵多死通鑑作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
得還

吳巒傳

即與雲州將吏閉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
下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　案遼史太宗
紀云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吳巒嬰城拒命遣崔廷
勳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巒降與薛史
異通鑑從薛史

晉書第二十二

孔崇弼傳

孔崇弼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弼字佐化薛史作崇弼蓋避後唐廟諱改

時族兄昭序　案世系表作昌序字昭舉薛史作昭序疑亦因避諱而改也

張繼祚傳

宰相桑維翰以父珙早事齊王奏欲雪之高祖不允　案通鑑云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遂止誅繼祚妻子

劉遂清傳

歷典淄興登三郡　案通鑑潞王紀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林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棄之皆為蜀人所有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

劉繼勲傳

乃命鑠繼勲尋解之以疾終于家　案通鑑云契丹主聞趙在禮死乃釋繼勲繼勲憂憤而卒

程受益傳

程受益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字謙光

程遴傳

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及使回遭風水而溺焉 案通鑑攷異晉實録天福二年十一月加錢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遴等為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遴没于海廢朝贈官程遴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瓘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遴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

馬重績傳

八象三統 案原本作三紀令從歐陽史改正

晉書第二十三

范延光傳

范延光　案遼史避太宗諱作延廣

加同平章事　案明宗紀長興二年九月辛丑樞密使檢校太傅刑部尚書范延光加同平章事四年九月戊寅樞密使范延光加兼侍中是延光為同平章事時已由檢校太保進加太傅後復加侍中今泰安縣有長興四年九月冥福院牒石刻所列延光官銜仍作太傅蓋賜牒時尚未加侍中也傳中不載係史家前後省文

遣銳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陽　案通鑑云延光以馮暉為都部署以孫𨭚為兵馬都監

改封高平郡王　案歐陽史作東平郡王

謂門人李式　案歐陽史作副使李式

因撤去守備　案通鑑云延光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

詔許歸葬于鄴　案歐陽史云歸葬相州已葬墓輙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

楊光遠傳

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為亶以偏旁字犯之始改

光遠　案薛史唐紀清泰二年楊檀始改名光遠非天成中即改名也

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方有功于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為西京留守　案通鑑考異云晉高祖實録天福三年壬辰維翰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對于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為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為相州節度使與此傳先後互異

冊拜太師封壽王　案宋史馬仁鎬傳晉天福中青州楊光遠將圖不軌以仁鎬為節度副使伺其動

靜歷二年或譖仁鎬于朝改護國軍行軍司馬仁鎬至河中數月光遠反書聞

守貞遣人拉殺之　案歐陽史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

其碑石無故自折　案歐陽史作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　五代史補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諸郡既而自負强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貞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懼之度不能

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
忽有朝士揚言于衆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
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頭天子
跛脚皇后耶于是人心頓安未幾光遠果降

楊承勳傳

朝廷授汝州防禦使尋改鄭州　案宋史楊承信傳
光遠死承信與弟承祚詣闕請死詔釋之以承信
為右羽林將軍承祚為右驍衛將軍放歸服喪私
第尋改置鄭州

盧文進傳

字國用　案南唐書文進字大用遼史太祖紀神冊元年晉幽州節度盧國用來降二年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李存矩來降則國用與文進顯係二人然天顯元年又書盧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于唐即文進歸唐之事也疑文進入遼以後遂以字行修遼史者雜采諸書誤作兩人耳

害存矩于榻下　案契丹國志云存矩取文進女為側室文進心常內愧因與亂軍殺存矩與薛史異

反攻新州不克　案馬令南唐書云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

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

命為幽州兵馬留後　案遼史云文進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為幽州節度使又以為盧龍節度使與薛史所載官階微異

文進以嘗背契丹居不自安　案馬令南唐書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

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

行軍司馬馮知兆　案南唐書作姚知兆歐陽史與薛史同

李昪待之尤重　案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

僞命爲宣州節度使　案金陵志文進自潤州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

李金全傳

受代歸闕　案歐陽史從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

將軍

武彥和等　案歐陽史作武克和

遂殺而奪之　案通鑑云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

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

胡漢筠者　案歐陽史作胡漢榮

遣吏賈仁紹　案通鑑作仁沼攷異云薛史作仁紹

令從實録歐陽史南唐書與通鑑同

及仁紹至漢筠鴆而殺之　案馬令南唐書云胡漢

榮所為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

臣為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名漢榮漢榮敎金全

留已而不遣金全容麗令圖諫曰仁洺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洺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須賜所俘物仁洺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洺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撝仁洺

李昇授以節鎮　案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金全為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

晉書第二十四

安重榮傳

高祖聞重榮在北使人誘之　案歐陽史作使張頴

陰招重榮

有飛揚跋扈之志　紫通鑑云帝之遣重榮代秘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為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為怯謂人曰秘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民之衆乎使郡人分守夾城以待王師　紫宋史辭暉傳安重榮反鎮州因舉兵向闕至宗城晉師逆戰大破之暉募軍中壯士百餘人夜椅賊壘殺獲甚衆暉頰中流矢而督戰自若顏色不撓以功遷列校

五代史補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

發居無何廐中產朱鬃白馬黑鴉生五色雛以為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已遂舉兵反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厥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嶺是鞍及于鬃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安從進傳

安從進　案歐陽史從進其先索葛部人也初事莊宗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青州刺史明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愍帝即位徙領順化清泰中

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張彥澤傳

仍縱軍大掠兩日方止　案東都事略李處耘傳云居京師過張彥澤之暴處耘善射獨當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　五代史補李濤常怒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主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

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令國家失守彥澤所為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于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覽公門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為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將壓驚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趙德鈞傳

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　案遼史天贊六年遣人以詔賜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七年趙德鈞遣人進時果蓋德鈞久在邊境嘗與契丹通好也

汝父子自覓天子何耶德鈞俛首不能對　案通鑑云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在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行兵北向榆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

如此復面目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

德鈞卒于契丹　案契丹國志云德鈞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國主釋延壽而用之

趙延壽傳

亦能為詩　案太平廣記引趙延壽傳云延壽幼習武略即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為意嘗在北庭賦詩曰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挂林梢南人聞者傳之

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為幽州節度封燕王　案遼史云德鈞卒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與薛史

同契丹國志會同六年以延壽為盧龍節度使八年南征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燕王與薛史異

尋為樞密使兼政事令　案遼史云天顯末以延壽妻在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激昂圖報會同初帝幸其第加政事令不言延壽為樞密使攷契丹國志云會同改元叅用蕃漢以延壽為樞密使兼政事令與薛史同

燕王如故　案遼史云會同七年正月己丑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延壽本傳亦言其先封燕王改封魏王是延壽入汴時已為魏王也薛史

始終稱為燕王與遼史異

竟卒于契丹　案遼史世宗紀天祿二年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薛史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起復其子贊蓋傳聞之誤

張礪傳

翰遂鎖礪而去　案遼史云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係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

蕭翰傳

尋卒于本土　案遼史翰後以謀反伏誅與薛史異

劉晞傳

劉晞　案契丹國志劉珂晞之子也尚世宗妹燕國

公主

崔廷勲傳

不知何許人也　案通鑑注引宋白曰廷勲本河内

人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三